

## 生活滋味

## 心有花开,自在而行

陈芳芳



初夏,海岛的天气不算太热,风清日朗,让人步履轻盈。伴着微微的海风,偶尔还能感觉到一丝凉意。

凌晨,我被手机的铃声惊醒,电话是女友打来的,她那梨花带雨犹带沙哑的哭声低低地恨恨地诉说着无尽的悲伤,她说她要离婚,这回真的离。女友是我大学同学,面容姣好,身姿婀娜玲珑,声音如黄莺般婉转清亮。她一毕业就急急地嫁给了一个家中富庶、英俊潇洒的公子哥,他酷爱玩,尤其爱玩网络竞技游戏,一开始是半夜才回家,后来发展到彻夜不回。女友抱着儿子去网咖闹,扔了键盘,飞了鼠标,换来的是她老公无尽的冷嘲热讽。一张床像被王母娘娘的银簪划了线,变化成了涛涛的银河,日日背对着遥遥而望,心似那狂风暴雨夜浸透雨水的蓑衣,阴沉湿冷。女友说她病了,身体连着心理,那一日一粒的药丸像白雪公主后妈狰狞恐怖的脸庞日日瞧着她,算计着她,叫她崩溃。

我记得去年夏季快结束的时候,商业街两旁的店面纷纷贴出断码降价处理的告示,我一眼就相中了一双镶了钻石、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的拖鞋,可惜它只有36码,我穿37码。老板娘劝我说,现在买便宜一半,底也柔软,面也精致,小一码撑一撑也能穿。我是那样欢喜地将它买回家。我小心地穿着,它在我脚上光彩夺目,可走路时,脚后跟总有一小撮无地着落,脚也总不自主地向着外后方倾斜出去。每次出门回来,别扭的不适让我下了一次又一次扔掉它的决心,可过后又舍不得,想想将就还能穿,于是陷入了舍与得的两难境地。鞋虽然为我的脚增添了视觉的美,但走的路远了,便有了跋涉的痛苦。

婚姻恰如鞋与脚的关系,我们穿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赶路,美丽如灰姑娘的水晶鞋,若有一粒砂石藏于鞋中,那日日细小的无声苦痛便如大狱里磨人的刑具,叫人不得安生。而灰姑娘的姐姐觊觎水晶鞋的美和其背后的富贵,为了穿上它不惜采取削足适履的愚人办法。小时,我们常常能见到磨穿了鞋,却没有磨薄的脚,若脚觉着鞋大小不合适,那它拼了命地也要将鞋面挑开一个洞,将脚趾露出来。

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那女友爱上了鞋的华贵美丽,却忘记考量鞋穿着柔不柔软、和不和谐、长不长久,物质的精美丰厚只是肉体依托的工具,心灵的高度契合就如觅得另一个遥远灵魂的你,心被阳光填满,味蕾如饮醇厚清香的老酒,使人回味无穷、精神愉悦。

这个时节,老家园子里的杉树叶正逐渐变得青嫩翠绿;一串串如铃铛般的槐花正撑着一肚子洁白和蜜甜将它那沁人心脾的气息一点不留地抛洒在空中;蔷薇则踩着初夏小满的节拍不紧不慢地,碎步轻移,一朵一朵盛开在邻家的墙头。我想婚姻的本质更像是一株应季缓慢生长的植物,需要不断灌溉,施加肥料,修枝理叶,勤除虫草,才会有持久绿荫。而人和植物是大自然的产物,亦是天地间的精灵,遵循天地生长规律,遵从内心原始呼唤感受,少一份戾气,多一份平心静气,心便会开出花。就像鞋与脚,如果不合适,不妨赤脚走路,用赤诚的心去感受沙的温热、草的润凉,恢复无拘无束的洒脱与快乐,大概这才是活着的真谛。

## 声色光影

方言的力量  
——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有感

林上军

一部看上去很普通的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了,观众评价高,媒体和专家在不同场合给予点赞。它的亮点很多,有的也都说了、写了。我这里重点谈谈方言给电影增添的亮色。

纯粹用方言的电影极少,一来,制作者担心影响电影传播,有风险;二来,现在能讲方言的人不多,演员难找。这部电影,导演居然大胆用地道潮汕方言贯穿电影始终,不但增强了电影的真实感,也让观众体验到一种新鲜感。

由于字幕上可以打出中文乃至外语,所以,观看时,基本不影响效果。

记得前两年,电视连续剧《繁华》也很火,这同样是一部大量运用本地方言(沪语,即上海话)的电视连续剧。当时,为了保持原著的原汁原味,导演决定让演员讲方言,剧组要求多数上海籍演员接受密集沪语训练,最终成片以真实沪语对白为主。

“淑柔我妻,付港币五十元,随寄布料十尺。我在暹罗非常好,免担忧……暹罗炎热,多加保重身体。妻,淑柔远在暹罗的木生。”

“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圆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纸短情长,伏惟珍重。夫,木生。”

……

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上述侨批的内容,通过方言传递,让信件的真情感露更真切、故事的质地更坚实、电影的感染力更强烈。

这些年,我国拍摄的方言影片、电视剧,当然不止这两部,而且也不是每部方言片都火,但从《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有的电影(电视剧)用方言,效果比纯粹的普通话要好,这也符合观众越来越趋向于个性化、特色化、区域化的观影需求。正如一句老话所讲:最具地方性的也就是最具世界性的。

方言片(剧)火爆,其主因当然是故事剧情的质量本身及其演员的演绎水平,但方言能起到画龙点睛或锦上添花的作用,就如菜肴中的色香味。

这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各地整理保护好方言,让更多的本土人传讲好方言,有多么重要、多么迫切。

## 似水流年

## 婆婆的菜园子

星言

婆婆家的西侧有一个菜园子,大概100多平方米,呈一个直角半围绕着房屋。园子中间挖了一道沟渠,下雨天积蓄雨水,方便浇灌蔬菜;北面连接着一个小池塘,任意长满了芦苇。沟渠两边垒起了土壤,实际种植面积约50平方米。海岛四季分明,气候湿润,阳光充沛,适合农作物的生长。

每次到婆婆家,我总要先去看看菜园子。眼前的小园子,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童年时的“百草园”,让他找到无限的乐趣:油蛉的低唱、蟋蟀弹琴,翻找似人样的何首乌,等等。而现在这个园子让我产生了好奇,猜测着这里将会变出何种蔬菜。

婆婆在岱东菜场精挑细选优质种子或者秧苗。当一茬作物成熟收割后,她穿上雨鞋,先清理完成上批的残留物,再翻耕土壤,播下新的种子,浇灌适量的水;等待种子发芽、破土而出后,除杂草、松松土壤,浇水施肥,精心地呵护培育它们。隔一段时间,就会惊喜地发现,它们在这片土壤里恣意生长,圆润饱满。

三月底,园里的蚕豆花和豌豆花迎风盛开。蚕豆花叶子呈羽状绿色,叶轴顶端卷须短缩为短尖头;花萼似钟形,花冠白色,具紫色脉纹及黑色斑晕,从绿色中透出点点紫色,像艺术家的高级配色,自然界早已描绘。园子里开的豌豆花都是白色,比蚕豆花要小,像一只只白蝴蝶停歇在绿叶之中。这一畦能够结出多少豆子呢,满心期待。想起童年时,对豌豆情有独钟,母亲买来一袋豆子,用高压锅一煮,软糯的豆子入口即化,口齿生香,一家人一天能吃掉一锅。这是最简单的煮法,也可以和高粱饼一起煮,煮熟后进行搅拌,就变成了豆子点心,豆子的清香和高粱的甜度混合在一起,成为五月的一份独特点心。

“五一”去婆婆家,豌豆都已采摘,蚕豆还留着少许植株。婆婆说今年的豆子产量大幅减少,受到了四月那一场极端天气影响,娇嫩的豆子在暴雨和冰雹的打击下失去了生机。婆婆的语音带着惋惜,自己种下的豆子已有了感情,眼看就可以成熟了,却遭到这场意外灾祸。所以农民种地是靠天吃饭。

蚕豆和豌豆采摘后,玉米种子播入了田地,待我下次去岱东,不知道长成啥样了。

到秋冬季节,园子里的蔬菜品种就丰富了,有青菜、白菜、花菜等等。胖乎乎的大白菜,像玉石雕砌的,一片片叶子互相紧挨着,从里到外;圆墩墩的花菜心被绿叶包裹着,害羞地露出半张脸。在这个菜园子里,它们互相陪伴,白天沐浴阳光的照耀,晚上接受露珠的滋润,长得郁郁葱葱,一阵风吹来,似乎在喃喃低语,互相交流。

在村庄里,村民利用周边荒凉的土地,收拾出一块小小的田地,一年四季种些作物,除了自给自用,多余的还能带给子女享用,父母对子女的疼爱渗入到绿叶果实中。回想小时候,外公在泥峙黄沙湾的田地里种植农作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作物成熟采摘下来后,当天光露出熹微,就挑着担子出发,走到泥峙的菜市场卖掉,甚是辛苦。如今婆婆有了一份退休养老金,日常生活开销已不成问题,只是乡村生活比较安逸,还是习惯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做,在种菜的过程中顺带锻炼身体。

如今菜园子成了婆婆的宝藏之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每当作物成熟,会有一种成就感溢满心间。婆婆用巧手和热情打理着园子里的农作物,给老年生活增添了一抹鲜活的绿色。